时令走笔

黄叶情思

□许之

满地黄叶,牵引着我的思绪飘向远方。

多年前,我到鄂西北地区插队,那里燃煤稀缺,农村做饭主要靠秸秆。秸秆烧光了,就用落叶补充。落叶易燃,跳动着三五下金色的火苗,转眼化为灰烬,我们就一把接一把地往灶膛里送。落叶就这样烧锅暖灶,温暖了那一段青春岁月。

落叶还是温馨的床铺,阳光下,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暖意。辛勤劳作后,我们把树叶堆得老高,猛地一跳,把自己埋入叶中,只露出脑袋。看天上白云追逐,听耳畔清风嘶鸣,闻乡间泥土清新,思秋后结账收入。

离开了农村,渐忘了黄叶。

近些年,再看黄叶,别有一番滋味。

黄叶俨然天然艺术品。因水土环境和温湿度差异,以及受树种不同、树叶厚薄、光照角度等影响,黄叶呈现出淡黄、鹅黄、柠檬黄、深黄、褐黄等色泽,秋冬交替时节,形成宏大的落叶景观,令人心醉。

黄叶舞姿翩翩。无风时,黄叶从空中径直降落,如跳水健将从高空入水,只是"浪花"轻柔,寂静无声;起风了,她顺势飘舞,潇洒地旋转着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,欢快落地;风烈了,她华丽转身,一路随风绝尘而去……

黄叶亲和低调。目之所及无处不在:景观大道一排排蓬勃的树干上、城市街区精心设计的园林里、大山深处连绵的山头中,她都在竭力绽放着一袭金色,滋养着人们寻美的双眸。

如今,"黄叶经济"异军突起。日子好了,腰包鼓了,闲暇时间,追新求奇。那曾被付之一炬的植物之末,在新时代化身天然尤物,成为亿万民众的视觉新宠,更为农民兄弟带来丰厚财富。

那天,游洛河边一山林风景区,见村民摆摊售卖的商品多与叶子有关,有金森女贞叶制作的山水秋景画,也有银杏叶制作的雅致团扇等。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对做书签的父女。

女儿手拿剪刀,巧手飞旋,把片片经过处理的黄叶,剪成花朵或昆虫,鲜活传神;父亲则通过水煮、漂洗、晾晒、涂色、压平等程序,将片片黄叶制成叶纹书签。游人看得如痴如醉。闲聊得知,父女俩一个季度卖书签所得顶得上全年农作物收成呢!休闲产业,给农民带来了创意、实惠和乐趣。

金风簌簌惊黄叶。说起黄叶,最让人惦记的要数嵩县白河镇的千年古银杏群落。那里山高林密,树高冠美,满眼金黄。朋友又在邀约:赶快预订那里的农家乐宾馆吧,别到时没了床位!

走,看黄叶去。

乡村风物

坚韧的椽

□宜苏子

椽,是中式带脊房屋的构件之一。在农村,它以瘦弱之躯坚韧地撑起屋顶,护佑乡村的一片晴空。

椽的故乡在山林,它是大树肢体的一部分。阳光的因子使它强壮,大山的磨砺使它坚韧。它进入农村,被削去表皮,砍成笔直形状。忍着疼痛负重而起,才成为椽。从此,它有了担当,有了庄严的使命。

在农村老家,盖房子是件大事,要用三五年时间来积攒椽。从心底盘算着,椽备得差不多了,就可以开工盖房了。打地基、垒山墙、架檩条,接下来,才是钉椽子。

椽码得非常整齐,等距一一排列着。一阳坡,一阴坡,拱起来,成"人"字形,一撇一捺,非常有力量,像动物的肋骨,纤细,刚强,又团结。一个"家",必须有房顶,是椽支撑起了"宀",之后才能养得下"豕",才会有踏实的生活。

椽,上面要覆盖两层青瓦,中间夹着厚重的瓦泥。椽看着羸弱,实则坚强。它鼓起勇气,攥起劲头,不停地向上撑起,撑起。家的使命,容不得它喘口气,容不得它有一丝马虎。

让我引以为傲并安居乐业的,是家里三间宽敞的大瓦房。乡野的风,乡野的雨,侵蚀着,纠缠着。可我们不怕,有了椽,就有屋顶下的晴暖,有绵延不息的炊烟。

乡间的生活枯燥,多少个日子,当我在房屋的床榻上辗转反侧,抬眼望,椽便进入了视线,我喜欢默默凝视。一根根密集的椽横在房顶,安然而无所怨,静穆中守候岁月,寂然中暗度光阴,它该是得道的修行者。观椽,令我少了些急躁,心底也趋于澄明、沉静。

椽也是温情的、有爱的。唐白居易有诗云:"梁上有双燕,翩翩雄与雌。衔泥两椽间,一巢生四儿。"它托起了燕巢,也见证了母爱。春来,亦有燕在我家堂前翩飞起舞。雏儿的啁啾,能唤起人心底的那份柔软。

"出头的椽子先烂",这话我爹常挂在嘴边。他是不希望我太张狂,不要眼光只盯着事业和生活的前台,提醒我要保持低调。

现在,椽在历史的尘烟中慢慢隐退。回乡,在曾经的老屋,我看到有的瓦碎了,墙体也有斑驳的迹象。人气消匿,鸡犬不闻。仰视,古老的椽,还在坚定地站着岗,不遗余力地支撑着。它撑起的,是一种坚韧不屈的精神。

我眼中的改革开放40年

公交变奏曲

□赵丽萍

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一个黄昏,大风凛冽地刮着,马路上的枯叶被车轮卷起又落下。母亲一手抱着小妹,一手拉着我,立在站台上,往2路公交车开来的方向焦急地张望着。

缓缓地,裹着夜色的2路公交车驶来。它像张开怀抱的家,收纳着一颗颗疲惫的心。车厢里早已挤满了乘客,人们一边抱怨着车少,一边还得拼命往上挤。

在密不透风的车厢里,我被公交车上的售票员阿姨深深吸引了,她成了我眼里唯一的风景。"买票买票——上车买票——"她一边吆喝,一边接钱找零,一边从票夹上熟练地撕下一张张颜色不一的车票……时不时,还见缝插针地招呼着有座的人给不方便的乘客让座。亲热、爽快,还有一种满满的职业自豪感。

那一刻,将来当个公交车售票员的理想,在我心里悄悄埋下了种子。

到了20世纪90年代,各行各业飞速发展,一跃进入无人售票时代。乘客前门上、后门下,秩序井然。公交车上的售票员,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我要当公交车售票员的理想很快搁浅了。

近些年,洛阳市的公交线路四通八达,通往村镇的公交车越来越多,去年碰到阿华,说我们老家也有了公交车,每天有4趟呢!

乘车挤得密不透风的时代,早变成老皇历了。现如今的公交车,发车密度大、间隔时间短,甚至还随着季节变化、上下班高峰来调整车次。

前几年的一个夏天,有次乘公交车去老城,车上空着好多座位,乘客却站着,我不明就里,一屁股坐了上去。呀!好烫——难怪大伙儿都站着。可不是嘛,几站下来,坐得汗津津的,裙子都粘在座位上了。

需求就是发展动力。车载空调,原是小轿车的专属,后来被"搬"到了公交车上。至此,公交车也开启了冬暖夏凉的舒适模式。

那天,老妈老爸去道北看望三姨,我说让爱人开车送他们,老妈连忙拒绝:"我们拿着老年公交卡,想啥时候去啥时候回,都是自己说了算,让你们送哪有这自由?"我刚说了一句开车更快,二老立马回道:"快?算了吧,你们的车堵在路上半天不动,人家公交车在马路上还有专线哩!"

"过两年,地铁建成,咱俩上午去瀍河(区)儿子家,下午去涧西(区)闺女家,中不中?""中,中,老是中!"

越来越便利的出行方式,奏响了幸福生活的出行乐章。

暂别枝头 谷明 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29 电子信箱:lydaily618@163.com
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:河图网 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我乡我土

柏树嘴上忆柏树

□李国民

柏树嘴,是老家孟津县白鹤镇牛王村三道岭的制高点。至今,柏树嘴的称呼还在。

柏树嘴盘踞于牛王村西边的过风峡。柏树嘴,其实柏树并不多,风口南北两侧的地边各有一棵丈余高的柏树,人们从西向东仰望,它们的外形轮廓酷似卫士牵马、将军蹬鞍瞭望,其余十余棵参差不齐的小柏树,点缀山腰间,恰似将军的贴身随从。有趣的是,两棵主柏树自然生长竟呈拱形连接,极像凯旋门的模样。

老家有"不到柏树嘴,枉到牛王村;不来柏树嘴,枉来三道岭"的说法。可见,柏树嘴在三道岭人心中的地位。小时候听老人们讲,古时李闯王东渡黄河途经此地,人困马乏,于是登高远眺,心情大好:沟底的黄河小清河蜿蜒北去,牛王村层峦叠嶂,树木葱茏,柏树嘴四周群山环绕,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。李闯王随即下令就地生火做饭,因管理严格,众将士对当地秋毫无犯。后来,因为李闯王军曾留宿此地,柏树嘴的名号才逐渐流传开来。

前些年,柏树嘴的老柏树还在那里突兀地矗立着,我也曾多次轻抚它们那粗糙不堪的树皮,虔诚地俯身听它们的心跳,还不忘和它们轻声低语。我知道它们的树龄已至耄耋,不论是滴水成冰,还是酷暑盛夏,不论是狂风暴雨,还是电闪雷鸣,它们从未屈服,顽强地挑战着生命的极限,护佑着三道岭人的幸福安康。

不知是柏树鼓舞感染了淳朴的三道岭人,还是三道岭人护佑着柏树,沧桑的柏树永远高昂着头颅,三道岭人人穷但志坚,脱贫致富的画卷已徐徐展开。柏树嘴已成为三道岭人的精神高地和地理标签,柏树更是三道岭人不屈的精神象征。

最近,我再回老家,遗憾的是两棵主柏树已作古,心里有种莫名的孤寂和失落,好在小柏树正在扎根、成长,我想过不了几年,柏树嘴将披绿挂脆换新装,这也是值得游子们期待和憧憬的幸事了。

生活闲情

茶 壶

□郭德诚

我喜欢喝茶,喝茶讲究水,水离不开壶。《茶经》云:"山水上,江水中,井水下。"城市都用自来水,不分上中下,只能勤洗壶中的水垢了。

我早先用铝壶喝茶时,感觉比铁壶好多了,传热快,省时间。但时间一长,壶底还是会积一层厚厚的水垢,清理起来非常麻烦。白花花的水垢硬得很,砸得轻了,它不掉,砸得重了,怕伤壶。后来,在朋友那学了一招:把壶放在火上干烧,待壶底呈暗红色,突然放置水中,热冷相激,可除水垢。此法果然灵验,但这是技术活,很难拿捏分寸。

沏茶,讲究水温。《茶经》云:"沸如鱼目,微有声为一沸,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,腾波鼓浪为三沸。"三沸老矣。在现实生活中,往往是这边电视正看在兴头上,那边已腾波鼓浪。后来,我买了一把带哨子的壶,水开,哨响,跟拉警报似的。虽有效避免了三沸,但要掌握水位,恰到好处才行。

咖啡壶的出现,使我的壶从铝制品变成了不锈钢,也完成了放置地点由厨房到客厅的华丽转变。壶在客厅,品茶、看电视,两不耽搁。一瓶"水垢清洗液",滴上几滴,用水一冲,壶底,亮堂堂的,照得见人脸。

现在,我又换了一把新壶。壶身透明,状如南瓜,内有水位线。进水处,装有过滤芯,底部是操作盘。乍一看,像是长在地里的南瓜。电子操作屏上,温度、时间,可以任意设置。一沸88℃,二沸93℃,根据喜好,一键搞定。

"茶圣"陆羽特别推崇银壶。《茶经》载:烧水的"釜","用银为之,至洁,但涉于侈丽"。至洁,自然是指没有水垢了,但银太贵,用不起。在那时,温度可以用"三沸"控制,传热效能可以暂不考虑,但水垢问题,从陆羽算起,也纠结了1000多年了。如今,在我的这把壶里,只需换一滤芯,便一垢不染,不是银壶,胜似银壶。

壶,伴随着柴米油盐酱醋,一路走来一路变化,它的变迁,也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升华!